

试述马基雅维利国家治理思想的内涵

杨 欢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通过对马基雅维利传世政治巨作《君主论》《论李维》以及相关资料的爬梳,对其国家治理思想的内涵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发掘。马基雅维利对国家治理工作的实践和从政经验的总结,是形成其“实用主义”治国理念的关键因素。其治国思想的具体内涵体现在以人为本思想、注重领导者素质要求以及对制度的高度认同三个方面。

关键词:马基雅维利;国家治理;内涵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4)05-0173-03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被称为“现代政治理论之父”,开创了现实主义政治学的先河。虽然马基雅维利本人从来没有成为国家的决策者或者说是治理者,但这并不妨碍总结其国家治理方面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以及他在《君主论》《论李维》书中蕴含的诸多关于国家治理方面的思想光芒。马基雅维利的国家治理思想首先是将国家从中世纪的“神治”氛围拉到现实的“人治”氛围当中;其次,他认为意大利实现国家独立和统一,必须从现实大势出发,采取君主制形式;其三,他并未放弃对心中理想国家治理状态的追求,即恢复罗马时期的共和国制度。本文拟从马基雅维利以人为本思想、注重领导者素质要求及对制度高度认同三方面,剖析其治国思想的具体内涵。

1 对“人本理念”的深刻解读

利奥·斯特劳斯曾指出:“对马基雅维利作出恰如其分的把握,要求我们必须从一个前现代的视角出发,面向未来,去观察一个未可逆料的、令人瞠目的、新异陌生的马基雅维利,而不是从今天的视角面向过去,观察一个业已古老的、成为我们当中一员的,从而几乎是道德上善的马基雅维利。这个过程,即使只为了掌握一种纯粹的历史定位起见,也是必须的。”^{[1]5}因此,对马基雅维利以人为本思想的剖析,首先就要避免用今天以人为本的标准去审视和评判马基雅维利这方面的思想体现。马基雅维利以人为本思想中的“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是从神到人的回归,这是对人的自然性的理解和回归;二是重视作为社会关系的人,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君主制政体下,君主应该重视人民的作用;在共和制政

体下,公民更是政治生活的参与者。

1.1 从神性到人性的回归

作为15~16世纪人文主义的代表,马基雅维利从世俗的人性出发透视历史和现实,打破了中世纪以来“神是万物的尺度”的价值评判标准。周春生在《马基雅维利思想研究》一书中指出:“马基雅维利是一位充满个性的人文主义思想巨擘,其作品呈现了人性的全景图,将人性——文化之间的矛盾暴露无遗。首先他充分估量人的自然感性在人类历史进程和整个文化世界的影响力;其次伦理、政治价值标准的建构离不开与人性相关的自由;从现实出发强调与自然感性对应的伦理行为与政治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同时,“马基雅维利始终以自然的人和世俗人性为观察、研究社会现象的聚焦点,并由此引出对现实社会和人类历史的人性论解释。”^{[2]10}马基雅维利著作中到处充斥着对人性的价值判断,如“人们对于谋杀他们的父亲,与丧失他们的祖传财产相比,忘却得更快;加害于人时,应该坏事做尽,这样,对伤害的品味转瞬即逝,伤害带来的痛苦也就较轻;如果一个人,必须在对人施加严重的伤害和施加轻微的伤害做选择的话他就应该选择施加严重的伤害等等”。有人因此而指责他从人性“恶”的角度出发教导君主该怎样以恶制恶,从而被称为“传播邪恶的导师”;毋宁说他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角度出发看到了人性的善变,而不是用古希腊罗马形而上的思维模式给出人性一个抽象的“善”的概括,以此去作为政治论述的逻辑起点。

1.2 民众是国家存在的基础

将人从“神性”的光环中解脱出来之后,马基雅维利彻底抛弃了中世纪的君权神授理论,认为国家的产生和管理不是靠上帝的意志,而是靠君主和人民的意志。因

此,他充分认识到民众的力量,认识到民众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君王必须从本国的民众那里获得好感和支持,否则他一旦遭遇逆境,就再也找不到任何补救的办法了。”^{[3]55}他告诫道:“如果一个人由于人民的赞助而成为君主的话,那么,他应该同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免于压迫,而君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一个人如果同人民对立而依靠贵族的赞助成为君主的话,那么,他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设法争取人民。”^{[3]30}同时,在《君主论》第二十章论堡垒对君主是有益还是无益的时候说:“所以,你最好不过的堡垒就是不要被人民所憎恨。因为即使你拥有堡垒,但人民憎恨你,任何堡垒都保护不了你,因为当人民一旦拿起了武器的时候,外人就会来帮助他们,这是少不了的。”因而马基雅维利对那些依赖堡垒而认为人民的仇恨无足轻重的君主表示非难。而在君主获得政权之后,马基雅维利同样也没认为君主对民众就可以过河拆桥。

而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更是直指民众比君主更加明智和坚定,“在同样受到法律约束的前提下,(共和政体下的)人民不像君主那么忘恩负义,并且人民比君主更加谨慎、更加坚定并且有更好的判断力。”事实表明,“那些由人民统治的城邦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并远远超过那些一直受某个君主统治的城邦。”即使没有法律的约束,人民也比君主更少犯错,所犯的错也不如君主严重,更容易补救。总之,“人民如果掌握权力并得到很好的组织,他们的坚定、谨慎和感恩就会无异于一个君主,或者更确切地说,无异于一个被认为是明智的君主;另一方面,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君主会比人民更加忘恩负义、变化无常和轻率鲁莽。”^{[4]130-131}

基于以上的论述,马基雅维利的以人本思想可以说是他国家治理思想(甚至说是全部思想)的认知起点,也是其对统治者素质要求和对制度高度认同的根本依据。

2 对领导者素质的要求

在马基雅维利之前,主流政治思想的理想统治者都是道德上“善”的化身,统治者最内在、最高的素质要求是有引导臣民向善的道德力量,从而达到理想的国家治理状态。但马基雅维利时代的政治现实却充满残酷,因此,他在《君主论》和《论李维》这两本书中都从政治现实的角度对传统道德提出了挑战,国家治理并非是统治者成为“道德模范”或者“老好人”就能变成好的状态,或者无数的历史经验和现实事例告诉他,很多伟大的国家恰恰是统治者通过很多“非道德”的手段缔造出来的;政治与道德在马基雅维利这里得到重新的思考和论述,而他对统治者的素质要求也恰恰是摇摆 in 政治与道德的两极之间,正如他那一句对君王要求的著名论述“要像狮子一样凶猛,要像狐狸一样狡猾”。而且,马基雅维利在对领导者要求的这一看法上,似乎并没有像他政治思想那样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在两本书中,罗马建立者罗慕路斯都是

其心目中理想统治者的典范。他在《君主论》和《论李维》二书当中,对领导者的素质提出了必须的要求。

首先,基于对人性的历史与经验的判断,他认为君主应摆脱传统的善恶观,不必害怕臭名远扬,他应拔剑在手,树立自己的绝对威信;君主不能信其民,民亦不敢亲其主。他告诫君主:“在辨认陷阱时,您应当是狐狸;在吓唬饿狼时,您应该是狮子。”^{[3]51}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必须懂得利用权术。

在马基雅维利之前,更多的西方政治思想家认为,在政治行为的背后,道德在起着规范的作用,而马氏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让权力挣脱了道德的束缚,并且将权力的地位置于道德之上,描述了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他强调:“一个君主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不良的事情应该怎样去做,并且懂得根据情况的需要是否去做此事或者不去做此事。”^{[3]45}“如果不运用那些恶行,就无法挽救自己国家的话,那么他没有必要因为这些恶行被责难而心怀不安。”^{[3]45}

作为君主也不应该轻信于人,草率地采取行动,或者有意地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恐惧。他应该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循序渐进,谨言慎行,行仁义之政。过于自己会导致鲁莽,过多的敌对情绪会叫他变得难以容人。

其次,领导者应该审时度势,善于变通。马基雅维利坚持认为道德和国家政策中的“善”截然不同。君主应该尽可能地“坚持善良之道”^{[3]52},“但是假如必须的话,他就必须学会如何走上为非作歹之途。”^{[3]51}马基雅维利从最近的经验总结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时,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再遵守信义。”^{[3]52}“尤其是君主的行为,人们注重的只是结果。”^{[3]52}“君主假如征服并且统治了那个国家,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高明的,并且将被每一个人赞扬。因为吸引盲目之人的总是外表和事物的结果。而这个世界里充满盲目之人。”^{[3]52}所以,领导者要审时度势,善于变通,“做一个伟大的伪善者”^{[3]52}。

其三,领导者应该在宏观上有足够的远见和审慎。马基雅维利在论述君主对臣民的政治艺术时,首先认为君主从宏观上应当具有足够的远见和审慎,并且应当从事伟大的事业以赢得臣民的尊重,这样才能用奖励和惩罚的方式来驾驭臣民。在论述细微具体内容时,从君主应当守信还是失信,应当慷慨还是吝啬,应当仁慈还是残酷三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的来说,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应当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慷慨大方,但如果为了伟大目标而奋斗时,不应当惧怕失信、吝啬和残酷的恶名。

3 对制度规范的高度认同

马基雅维利对制度的认同根植于他对人性的深刻解读基础之上。正是他认为人性趋利避害而善变,并且很多时候是“恶”多“善”少,因此,只有用稳定的、强制性的甚至是带有惩罚性的制度去规范人们的行为,国家才能够更加长治久安。马基雅维利对制度的认同,从本质上看,是对常态政治下国家治理应该如何的一种描述,这也

是他花费比《君主论》多好几倍的笔墨去不断描述古罗马各种制度的优越性的原因所在。在《论李维》中,处处可见他对古罗马制度的认同。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古罗马的强盛和伟大离不开罗马人合理的制度安排。罗马人以合理的权力结构维护了国家的自由。为避免专制独裁,罗马人设立了元老院和护民官等机构和职位来分散国家的权力,确立指控制度来排除民怨,这些政治制度体现了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权力平衡,有利于防止因权力过分集中而滋生的腐败。与此同时,罗马人建立和恪守有功必赏、有过必罚的制度,从不允许公民以功抵过,这有效遏制和惩治了罪恶,维护了社会良序。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国制度表现出了极大的赞赏与热情,认为共和国制度几乎是一种理想的国家制度模式,极力希望有统治者能够恢复这些古老的制度。共和国必须保留一些传统制度。历史是斩不断的链条,传统社会不能与现代社会完全割裂。制度作为一相对稳定的范畴,其向前延伸的概率更大。他主张共和国应保持旧制度的形式,“谁想要改变一个国家的政府,并希望它被人们接受以及使每个人都对它满意,他就必须至少保留旧制度的形式。”^{[5]136}同时,马基雅维利认为旧制度形式存在的必要性有二:一是“人们接受”,指的是旧制度使共和政体具备一定的合法性,确定的是其价值;二是“人们满意”,指的是旧制度具有的有效性,即其作用。在此,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共和国的合法性问题。他认为共和国对旧制度形式上的保留具有工具性的意义,为共和国赢得人民认可提供了可能^[6]。

马基雅维利高度赞赏人类的法律制度,认为:“不出于万不得已,人无行善之理,若能左右逢源,人必放浪形骸,世道遂倏然打乱。故有云,人因饥谨困顿而勤劳,因有法纪而善良。”^{[5]54}关于法律的重要性,马基雅维利论述道:“雅典和威尼斯即是众多城邦中的两个。……后者则容纳了来自亚得里亚海南端的一些小岛上的居民,既然不存在可以向他们发号施令的任何特定的君主,所以在他们看来,生活在法律下最适合于自保,这使得他们得以避免罗马帝国衰败后,意大利因新蛮族的光顾而无日无之的战祸。……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创业者的德行和创业时的运气,观其神奇经历的多寡,可知创业者德行的高下。观其德行,可循两种方式,一为城址的选择,二为法律的实施。……故而我要说,假如富庶受到法律的适当管制,则选择富庶之地居住更为明智。”^{[5]45-47}在论述“罗马共和国的类属”时,马基雅维利肯定:“……罗慕路斯诸先王制定了不少良法,事后证明它们均有益于自由的生活方式。”^{[5]49-52}在谈到罗马成因时说:“武备强大之国必有良序,好运不降临此地也难。”^{[5]56}马基雅维利还认为要有良好的秩序也必须制定法律:“有众多居民迁徙到今天城市的所在地,由于前述原因,也由于他们人数日

增,若是有心和睦共处,他们必须制定法律,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个政府。”^{[5]61}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马基雅维利对法律的高度重视。

马基雅维利重视宗教的力量,因为宗教本身就含有一种制度。“欲保自身廉洁的君主国或共和国,最要紧的事情就是维护宗教礼仪的纯正,对其须臾不失敬畏。国邦危亡的迹象,无过于蔑视祭神。……每一种宗教,都自有某种体制作为基础。”^{[5]82}马基雅维利认为要强化对宗教的信仰,借助宗教发声,这样才能使君主的权威更容易得到民众的信任。“共和国或王国的君主,对于他所掌握的宗教基础,必须善加维护。他若是这样做了,他便不难维护共和国的虔诚,臣民的敦厚,精诚团结亦可相随而生。”^{[5]82}面对意大利小国林立、各自为政的现状,马基雅维利认为,意大利就是因为教廷的腐败堕落和恶劣行径,使得信任缺失,而陷入混乱状态,“这便是教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让这个地域保持四分五裂的状态。”^{[5]83}“如果基督教共和国的君主像它的创建者那样,一直维护这种信仰,那么各个基督教国家和共和国就会比它们的现状更团结、更幸福。”^{[5]83}在《论李维》第1卷第13章中,马基雅维利更是举出了许多罗马人利用宗教整饬城邦,建功立业,平息骚乱的实例来进一步阐释宗教的重要性。

马基雅维利对公民兵制度高度认同。这一点无论是在他的《君主论》亦或是《论李维》当中,都得到了相当一致的答案,那就是国家的强大和稳定首先得益于一支忠于自己国家的军队。无论是从现实中得到的血和泪的教训,还是从古罗马那里得到的启示,都告诉了当前或者未来意大利的统治者,要想获得意大利的统一,重拾意大利昔日的荣光以及维护它未来的长治久安,一支由意大利本国公民组成的常备军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 [1] (美)利奥·施特劳斯.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M]. 申 彤,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 [2] 周春生. 马基雅维里思想研究[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 [3] (意)马基雅维利. 君主论[M]. 王 伟,译. 西安:陕西大学出版社,2009.
- [4] (英)斯金纳. 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M]. 奚瑞森,亚 方,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5] (意)马基雅维利. 论李维[M]. 冯克利,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6] 侯玉忠. 马基雅维利的共和思想简论[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55-58.